

## 大山深处

七代人守护  
先祖古墓两百多年

康肖荣 文/摄

在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直垄自然村,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古墓,已有两百余年历史。

这是一座大花坟,三块碑,中间是墓主的生卒年月,左边是子孙的名字,右边是墓志铭。

墓碑上显示,墓主姓姜,曾被授予武略郎。生于康熙庚寅(1710),即康熙四十九年,终于乾隆甲寅(1794),即乾隆五十九年,享年85岁,嘉庆四年(1799)孟春月葬定蛇山坤向。

从墓志铭看,墓主名廷信,字仁三,号牧斋,



位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直垄自然村的清代古墓



知衢

乾隆辛卯举人。他“淡志功名,修理家政”。

廷信公生四子:秉懿、秉焜、秉奎、秉殿。

墓旁边有户人家,一座老房子里现在住着两人,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另一位是她年近六十的侄子。

他们告诉笔者,这座老房子建于民国初年,因直垄这里有姜氏的山场,廷信公四子秉殿,安排其次子云衢,从凤林迁居于此,为祖父守墓,至今已有七代。至于太公的事迹,他们并不清楚。

为详细了解墓主生平,笔者与友人来到凤林镇凤里村,通过江山市汝南周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建才联系到了姜氏宗谱的收藏者姜树金。

在《须江凤里姜氏宗谱》中,我们找到了姜廷信的画像、行传、墓图等资料。家谱中记载的信息与墓碑上的完全一致。

从墓图中我们还得知,那个位置叫定蛇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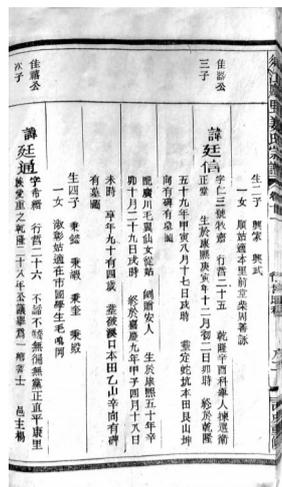
在文林郎候选知县毛超鳌撰写的《哲二十五武略郎仁三公传》中,我们看到了廷信公的生平。

“一生至性过人,养志怡颜,剧得堂上欢心,伯仲相依,埙篪迭奏。”

“早岁奋功名,领乡荐公车北上,数次不遇,即退而闲居。后虽选期伊迩,有劝以赴都谒选者,亦不就。”



家谱中的姜廷信像



家谱中有关墓主廷信公的记载

在同治《江山县志》中,也查到了当年他在乾隆六年(1741)辛酉科中武举的记录。

姜廷信后来弃武从文,在凤林故里“焚香静坐,翻阅经史,挥毫濡墨,握管吟诗”。乾隆癸未年(1763)八月,又主持续修宗谱。

姜廷信系凤里姜氏十五世孙,先祖从兰溪迁江山凤林。祖上姜瓚,弘治己未(1499)进士,初授直隶沧州知州,后授河间府知府,致仕荣归。

建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的姜氏宗祠,在上个世纪遭到破坏。在姜氏后人的齐心努力下,凤林姜氏宗祠在去年得以修缮。

姜廷信最小的孙子姜云衢,生三子,长猷环,次猷琮,三猷琥。长子和次子“弱冠外出,遇长毛乱世,不知所踪”,只剩下猷琥的后裔在此默默留守。

一座古墓,一代又一代的姜氏后人守护着。如今,直垄姜氏的后人们,早在前些年就将家迁往了江山花峡线边。事业有成的,去了杭州上海定居。在这直垄山村里,只剩下这两位老人,默默地守着祖坟。

## 古埠声声捣衣忙

黄材运 文/摄

喷薄而出的太阳,照在母亲河钱塘江上游时,浙西衢州航埠镇下淤头村的一天就这样从埠头开始了:那些拎着竹篮或水桶的妇女们,从各处陆续而至——本村的、外村的,近的步行,稍远的骑着电瓶车,几分钟就到。

埠头上,沐浴在春风暖阳里的妇女们,共同谱写一支清晨交响曲。一条被单“哗啦啦”地撒向江面,荡开一江春水,涟漪微泛,一浪一浪,由近及远。江水倒映着两岸的梨花、油菜花,油画般的景致引来空中翻飞的白鹤、白鹭,一群鲫鱼莽撞地把油画游碎了,两三只家狗在嬉戏。妇女们“洽洽”的搓衣声,起起落落的棒槌声,顿时让整个埠头热闹起来。从家长里短,到国内国际大事,完全真实的,道听途说的,在窃窃私语或狂肆的笑声里相互传递……那些貌似早已离我们远去的慢生活,在古埠头再现,不,事实上,几百年间,这种生活在下淤头村从未停歇过。

一

已经无法知道哪个朝代修建的这个古埠了,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也没有任何口头传承,我们只能从残存的历史碎片里摸索出大致的脉络。

通常,应该先有埠头再栽樟树,而3棵500年树龄的大樟树分别贴近埠头周边,应该是同时栽下,大约先辈们是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也准备迎接来来往往的客人商贾歇脚休憩。这样想着,古埠头应该有五个世纪的年龄了。

埠头顶端有座旧凉亭,亭子门楣上嵌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志继亭”三个大字,原来颇有一番来历。本村有位周家先祖,人称“土根矮子”,个子

不高,心气却很高。他为人正直,好善乐施,常年修桥补路,见埠头上来来往往过渡的人风风雨雨无处躲避,就萌发造个凉亭的心愿,雇人央工开始起墙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凉亭墙基刚刚打好,“土根矮子”就不幸染病身故。临终前,他将两个儿子周荣生、周荣禧叫到病榻前嘱咐,丧事简办,节衣省食也务必将亭子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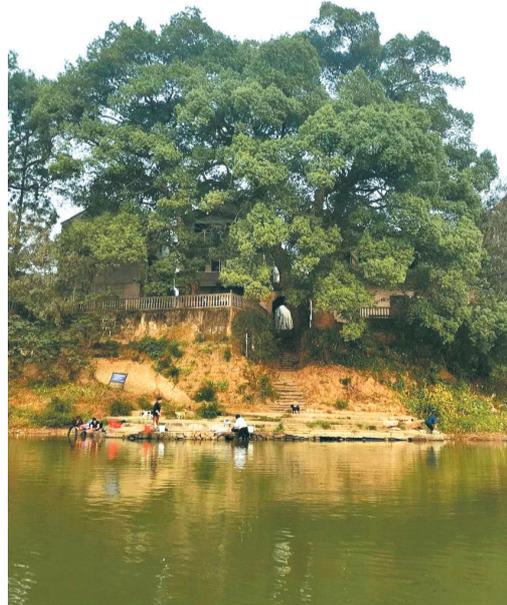
挥泪送别了父亲,周家俩兄弟子承父志,于一百多年前修成“志继亭”。

经风经雨,旧凉亭因长期被白蚁蛀蚀,发大水的年份又被洪水浸泡,原亭已成危亭,近年进行了重修。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志继亭”的老碑依旧镶嵌在亭子上面——下淤头村民不会忘记先辈的恩泽。长长的台阶还是石砌的模样,最下面的近水平台,因为河水年复一年的侵蚀,已将台基洗空。上世纪70年代初期,大队从县里分配到的两吨半水泥,就用来修复埠头,他们搬来了废弃的水碓磨盘、石臼,还有柱礅、长石条,合浇而成,使近水平台更加坚固而古朴。

二

通常,与古埠头相衔接的是老街和店肆。比如邻近的北淤、墩头二村的码头上,现在还能依稀看到旧式的店铺和街道,可以遥想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但是下淤头村的古埠上没有老街,也没有店铺。下淤头村的老埠头所担负的功能并不多,无非是过渡进城赶集的,卖橘子乌桕的,走亲访友的,大约可渡的人数也并不多……它只是一个小渡口,也许正因为小,微不足道,才保留至今。

江南水乡,大多村落都沿江而建,在交通基本靠航运的古时候,稍有点规模的村子都建有埠头。然而随着陆地交通的迅速崛起,岁月在变迁,



航埠镇下淤头村古埠

埠头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因废弃而毁损,让人不胜唏嘘。下淤头的古埠头,就像一座古代水运时期的活化石,原汁原味地屹立在衢州这座千年古城的西郊。

具有37个巨大鹅卵石铺就的台阶,3棵古樟树掩映的凉亭,瓦背上落满树叶,河面上停泊着小木船:一头连着深浅不一的江湖,一头连着落叶归根的乡愁。那些坐在凉亭里乘凉的老人们,来来往往的浣衣妇女,挥着船桨的艄公,已成追忆的纤夫们,一同打捞着晚清诗人范大绅遗落在衢江里的诗句:

潮自何年压,飞澜激石隈。  
残烟随鸟没,微雨逐帆来。  
旧戍留红叶,孤村闭绿苔。  
遗愁聊索句,候晓缆重开。